

語絲

期九十四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報費	廣告費
----	----	-----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論小說的瀏覽和選擇

德國 開培爾 作 魯迅譯

開培爾博士 (Dr. Raphael Koerber) 是俄籍的日耳曼人，但他著作中，却還自承是德國。曾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作講師多年，退職時，學生們爲他集印了一本著作以作紀念，名曰「小品」(Kleine Schrift)。其中有一篇「問和答」，是對於若干人的各種質問，加以答覆的。這又是其中的一節，小題目是「論小說的瀏覽」，「我以爲最好的小說」。雖然他那意見的根柢是古典底，避世底，但也極有確切中肯的處所，比中國的自以爲新的學者們要新得多。現在從深田，久保二氏的譯本譯出，供青年的參考云。二五年十月十二日，譯者附記。

我以爲最好的小說是什麼，又，小說的瀏覽，都有可以獎勵的性質麼；這是你所願意知道的。

西洋諸國民，無不有其莫大的小說文學，也富于優秀的作品。所以要對答你的詢問，我也得用去許多篇幅罷。但是我一定還不免要遺漏許多有價值的作品。——對於較古的時代的小說——第十七八世紀的——在這里就一切從略，你大概到底未必去讀這些小說的，雖然我以爲 Grimmselshausen's Simplissimus 中的風俗描寫，或者 Dhlund 的卓拔的「希臘底」小說等類，也會引起你興味來。在這里，就單講近世的罷。

嚴格的道學先生和所謂「教育家」，「學者」之中，對於小說這東西，尤其是近代的「風俗小說」，抱着一種偏見；將瀏覽這類書籍，當作耗費光陰，又是道德底腐敗的原因，而要完全排斥牠的，委實狠不少。耗費光陰，——誠然，也未始不能這樣說。爲什麼呢？因爲在人生，還有比看小說更善，也更重要的工作；而且貪看小說，荒了學課的兒童，是不消說，該被申斥的。但是，這事情，在別一面，恐怕是可以稱揚的罷。想起來，少年們的學得在人生

更有用更有價值的許多事，難道並沒有較之在學校受教，却常常從好小說得來的麼？——較之自己的教科書上的事，倒是更熟悉于司各得 (W. Scott) 布勒威爾 (Bulwer) 仲馬 (Dumas) 的小說的不很用功的學生，我就認識不少，——說這話的我，在十五六歲時候，也是這樣的一個人。但是，因爲看了小說，而道德底地墮落了青年，我却一個也未曾遇見過。我倒覺得看了描寫「近代的」風俗的作品，在平正的，還沒有道德底地腐敗着的讀者所得到的影響，除了單是「健全」(Heilsam) 之外，不會有什麼的。大都市中的生活，現代的家庭和婚姻關係，對於「肉的享樂」的曠野的追求，各樣可鄙的成功熱和生存競爭，讀了這些事情的描寫，而那結果，並不根本底地擺脫了對於「俗界」的執著，却反而爲這樣文明的描寫所誘惑，起了摸倣之意的的人，這樣的人，是原就精神底地，道義底地，都已經墮落到難于恢復了的，現在不得另叫小說來負罪。繙讀託爾斯泰

錄日期本

論小說的瀏覽和選擇	魯迅
明譯伊索寓言	子榮
走了	大鏡
貓的悲劇	杜若
小詩五首	半農
說「茶燈」	湯鍾瑤
偉大的畫家	采真
傳說中之鼓樓後的巨鐘	于成澤

的使人戰慄的“Kreuzer Sonata”和「復活」，左拉的(E.Zola)「盧真家故事」的諸篇，摩泊桑(Guy de Maupassant)的“Bel ami”以及別的風俗描寫的時候，至少，我就催起恐怖錯愕之念來，同時也感到心的淨化。斯巴達人見了酩酊的海樂忒(斯巴達的奴隸)而生的感得，想來也就是這樣的罷。而且，這種書籍，實在還從我的內心喚起遜世之念，並且滿胸充塞了嫌惡和不能以言語形容的悲哀。看了這樣的東西，是「人類的一切悲慘俱來襲我」的，但我將這類小說，不獨是我的兒子，即使是我的女兒的手裏，我大概也會交付，毫不躊躇的罷。而且交付之際，還要加以特別的命令，使之不但將這些細讀，還因為要將自己放在書中人物的境遇，位置，心狀態上，一一思索之故，而傾注其全想像力的罷。對於這實驗的結果，我別的並無望念。——我向你也要推薦這類近代的風俗小說，就中，是兩三種法蘭西的東西，例如都德的「財主」(A. Daudt, Le Nabob)和弗羅培爾的「波伐黎夫人」(I. Flaubet, Mme. Bovari)，是真個的藝術底作品。——但是，更其惹你的興味的，也如在我一樣，倒是歷史小說，而且你已經在讀我們德國文學中的最美的之一——即 Scheffel 的“Elkehard”了。這極其出色之作，決不至於會被廢的，蓋和這能夠比肩者，在近代，只有瑪伊爾(K.F. Meyer)的歷史譚——即「聖者」(Der Heilige)，「安該拉波吉亞」(Angela Borgia)「沛思凱拉的誘惑」(Die Versuchung des Pe

skara)及其他罷了。還有，在古的德國的歷史小說和短篇小說中，優秀的作品極其多。就是亞歷舍斯(Milbald Alexis)的著作的大部分，斯賓特萊爾(Spindler)以及尤其是那被忘却了的萊孚司(Behnes)的作品等。又如高孚(Hauff)的“Lichtenstern”和“Jud Suesse”庫爾茲(H. Kurz)的“Schilless Heimatjahre”霍夫曼(Am. Kofmann)的“Doge und Dogaresse”和“Frae klein von sanderie”等，今後還要久久通行罷。——大概在德國的最優的小說家的作品中，是不無含有歷史小說的。但這時，所謂「歷史」這概念，還須解釋得較廣汎，較自由一點；即不可將歷史的意義，只以遼遠的過去的事象呀，或是諸侯和將軍的生涯中的情節呀，或者是震撼世界的案件呀之類為限。倘是值得歷史底地注意的人格，則無論是誰的生涯，或其生涯中的一個插話，或則是文明史上有着重大的意義的有趣的事件或運動，只要是文學底地描寫出來的，我便將這稱為歷史底文學，而不躊躇。例如美列克的「普拉革旅中的穆札德」(Moerike, Mozart auf der Reise nach Prag)斯退倫的「最後的人文主義者」(Adolf Stern Die letzten Humanisten)，谷珂的「自由的騎士」(Gutzkow, Die Ritter vom Geist)和「羅馬的術人」(Der Zuberer von Rom) (指羅馬教皇)，克拉思德(H. Kleist)的“Michael Kohlhaas”左拉的「崩潰」(Debauchee)，不，恐怕連他的“Nana”——因其文化史底象徵之故——還有，連上面所舉的都德的「財主」也在內。——如你也所知道的一樣，普通

是將小說分類為歷史底，傳記底，風俗，人文，藝術家時代小說的。但是，其實，在這些種類之間，也並沒有本質底差別：歷史小說往往也該是風俗小說，而又是人文小說的事，是明白明白的。又，倘使這(如R. Hamerling的“Alspasia”)是描寫藝術史上的重要的時代(在Alspasia之際即Perikles時代)的，或則(如在Brahvogel的“Friedemann Bach”和“Bannar chais”)那主要人物是著名的藝術家或詩人，則同時也就是傳記底小說，也就是「藝術家小說」了。在將「文藝復興」絢爛地描寫着的梅曼什珂夫斯奇(D.S. Merezhkovsky)的「羣神的復活」裏，這些種類，是全都結合了的。——順便說一句：「時代小說」(Zeitroman)這一個名詞，是可笑的——凡有一切東西，不是都起於「時」之中的麼！如果這名詞所要表示的，是在說這作品的材料，乃是起於現代的事件，則更明瞭地，稱為「現代小說」就是了。——

明譯伊索寓言 子榮

茶話之三

中國翻譯外國文學書不知始於何時。就我們所知道，「冷紅生」的巴黎茶花女遺事之前曾有什麼「夕閑談」，當時是每期一張附在瀛寰什麼的裏面。這是一種鉛字竹紙印的定期刊，我只見到一期，所載「夕閑談」正說到喬治(？)同他的妻往什麼人家裏去，路上她罵喬治走得很快，說「你不知道老娘腳上有雞眼，走不快

麼？」這一節我很清楚的記得；那時大概是甲午（1894）左右，推想原本雜誌的出版至少還要早十年罷。後來在東京上野圖書館見到一八四〇年在廣東出版的意拾蒙引，纔知道還有更早的文學書譯本。這意拾蒙引就是伊索寓言四個字的別譯，當時看過作有一個簡要的解題，可惜這本筆記于移家時失落，現在只記得這是一本英漢對照的洋裝書，至于左邊的一面究竟還是英文或羅馬字拼的漢音，也已經記不清了。

據新村出氏南蠻廣記（本年九月出版）所說，明末也有一種伊索譯譯本，特巴克耳（D. O. Baker）的耶穌會士著述書志內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項下有這樣一條，

「况義（伊索寓言選）」

西安府，一六二五年，一卷。」

這一部書當時似曾通行于中國日本，但現已無存，新村氏只在巴黎圖書館見到兩本抄本，詳細地記在南蠻廣記裏邊。金尼閣是比利時人，著書甚多，有西儒耳目資一書講中國言語，東京大學會得一本。他又為第一個見到景教碑的西洋人，時在一六二五年，與况義成書之年相同，而筆述的張廣似亦即發現景教碑的保羅張廣虞，譽得非常巧合。唯譯文殊不高明，今將新村氏所錄况義二則（原本共二十二則）及跋文轉錄于下，以見古譯書面目之一斑。

况義一

一日形體交疑亂也，相告語曰。我何繁勞不休？首主思慮，察以目。聽以耳，論宜以舌，嚙嚼以齒，揮握奔走以手足；如是，各司形役，但彼腹中脾肚，受享晏如，胡為乎宜？遂與誓盟，勿再奉之，絕其飲食。不日肢體漸憊，莫覺其故也；首運，目瞽耳聾，舌槁齒搖，手氈足噎。于是腹乃吁曰，慎局勿乖哉，謂予無用，大脾源也，血脈流派，全體一家。抑脾庖也，爾獲爾飡，和合飽滿，具咸寧矣。義曰，天下一體，君元首，臣為腹，其五司四肢皆民也。君疑臣曰，爾廉大官俸；愚民亦曰，厲我為。不思相養相安，物各有酬，不則相傷，無民之國無腹之體而已。

同六

一犬噬肉而跑，緣木梁渡河，下顧水中肉影，又復云肉也，急貪屬啖，口不能噤，而噬者倏墜，河上羣兒為之拍掌大笑。

義曰，其欲逐逐，喪如懷來，龙也可使忘影哉！

跋况義後

余既得讀張先生况義矣，問先生曰，况之為况何取？先生曰，蓋言比也。余乃規然若失，知先生之善立言焉。凡立言者，其言粹然，其言凜然，莫不歸之于中，至于多方誘勸，則比之為用居多；是故或和而莊，或寬而

密，或罕譬而喻，能使讀之者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是故宜吾耳者十九，宜吾心者十九，且宜耳宜心者十九，至于宜耳不宜心者十不二三焉。張先生憫世人之懵懵也，西海金公口授之旨，而諷切之，須真指其意義之所在，多方開陳之，顏之曰况義，所稱寬而密，罕譬而喻者則非耶。且夫義者宜也，義者意也，師其意矣，須知其宜，雖偶比一事，觸一物，皆可得悟，况于諷說之昭昭者乎？然則余之與先生之與世人，其于所謂義一也，何必况義，何必况義哉！後有讀者取其意而悟之，其於先生立言之旨思過半矣。鷲山謝懋明跋。

附記

上文展轉傳抄，錯誤頗多，但無從校正，今但改正一二處明瞭的筆悞，此他文字句讀悉仍其舊，唯換用新式標點罷了。一九二五年十月四日。

走了

大鈞

樂莫樂於新相知，
悲莫悲於生別離！

——楚辭九歌！

「雖然他剛才來電話說他就出門上車走了，但是這話許是假的。他不是想禮拜三才走的嗎？他沒有走，他定然仍在賓華旅館的牀上躺着，像昨日似的因念我而蒙被啜泣。他或者

未趕上火車而在江干徘徊，待我去尋他。他就能這樣走了嗎？竟忍留我一人孤另另的而他似受了傷的孤雁向天邊飛去嗎？總而言之，他不會今日就走……怎的昨夜我竟跑回來了，竟為兩點鐘的功課跑回來了。一彎眉月，三五疏星，在此沈寂的春夜，他定會和我一樣因相思通宵展轉，肝腸寸斷……」

此時已是八點二十五分鐘，學生們都自禮拜堂出來，紛紛向教室中去。他兀自顰眉，含淚，倚欄。如此沉思，雖然她的同事們向她招呼，她都置之不理。在全室人都向她愕視的當兒，她驀的旁若無人似的喃喃的說「他不會今天就走，去呀；我怎的如此怯懦，上課算甚麼，去呀……」去字剛出口她已提起小皮包匆匆下樓了。教員休息室的聽差白媽想追上去，問她是否這一點鐘請假，終於未趕上。

老田——她的車夫——見他的女主人上課的時候驟然出了學校，坐在車上，口嚷「賓華！賓華！快快！快快！」本已不勝詫異，加以見她顏色慘白，更慌得不知所措。但是下人如何可問人的心思，只得依命飛也似的向賓華拉去。

說也奇怪，到賓華門了，她也不知道下車，還是老田提醒了她，她方才下來，下了車，一話不發，直往錦淇住的那間房子走去。旅館的茶房見是她，以為她是來送錦淇的，一抖衣服，上前說「黃先生今日一早就過江了。」

她聽了這話，面上的神氣似乎不似從前那樣堅決，然而仍是疑信參半，仍向前走。茶房不敢相攔，只得先走過去，將門推開，讓她進去。空空四壁，除去旅館原有的牀舖，桌椅之外，那有她的錦淇的影兒。

茶房的話證實了，她已默了，走近牀，牽着幃，昨夜臨去時錦淇對她的溫柔的姿態，他們的戀戀不捨的樣兒，驟然湧現在眼前了，但是伸手擁抱一下，竟落了空！

「走了！」她只說了這兩個字便暈倒在牀上。一九二五，十，四。

貓的悲劇

杜若

窗外小貓叫起來了，引起我藏在心靈深處的一個渺小而哀婉的迴憶。

我們故鄉，是個不產貓的土地，人家所有的貓，都是由大通等處販來的。然而販來的貓，都是些又瘦又懶的劣種，上得貓譜的駿物，百中不能得一。貓販子却說：貓買來時都是好的，不過經過銅波湖的老鼠鬧，壓壞了威風了。——那銅波湖近青邑之處，有兩座小山，東西相對，遠遠望去有些像伏着的老鼠，相傳貓經此處，不死也變成沒用，因為這個風水是極不利於貓的。凡是大通來的貓販子必須經過這兩座山，所以他們擔子裏的貨物便低劣些，我們也無從挑眼了。

有一年我家買到一隻貓，黑色，臉圓尾短，兩隻玲瓏的綠眼睛，尤其可愛。這是一個徽州客人帶來的，家人因牠沒有經過老鼠鬧，以為其神獨全，所以很歡喜。我是一個貓的朋友，自小時就愛貓。得了這隻貓之後，喂飯之責，竟完全歸了我，並將牠鑿錫嘉名曰黑緞，因貓的毛是烏黑有光，如同緞子。我既這樣喜愛這貓，貓眼中唯一的主人也只是我。見了我時，便將尾巴豎起，發出柔和的叫聲，並走來將頭在我腳上摩擦，表示親愛的意。

距今六年前暑假內，我從北京回家，見黑緞蜷臥在母親房裏的一張椅兒上，我走過去撫摩牠，母親說下手須輕輕兒的。而且不可觸牠的腹部，因為牠已懷有小貓了；不久就要產哩。大姊告訴我，黑緞已經做過一回母親了，這是去年的冬天；家人聽見小貓在二哥寢室的樓上叫。但過了幾日，却又寂然，而母貓只常常在廚房裏，不日有上樓哺乳的形迹，家人很動疑，上樓察看，果然見樓角破箱裏有兩隻小花貓，然早已餓死了。原來我二嫂上樓取東西時，誤將樓門掩上，母貓不能進去哺乳的緣故，這不知道是牠第一回做母親，愛子之心尚不熱烈呢？還是她記性不好，走開之後，便忘懷呢？總之牠並沒有叫鬧。

現在牠又懷孕了，我們希望不再發生什麼不幸。

過了幾天，黑緞的肚皮又消瘦了，但小貓却不知生在什麼地方？

然而我居然於一星期之後，在祖父住過的空房裏發見了小貓了。這回也是兩隻；一隻是玳瑁色而一則黑的，眼睛都未開，但很肥胖，我心裏非常的喜歡，連母貓一總搬到母親的樓上，放在一只空的搖籃裏，襯上柔軟的紙，因為天氣太熱，不敢用棉花。

小孩們聽見這個消息，個個想上樓去看，母親說凡屬虎和屬狗的孩子是不能看初生的小貓的，因為看過之後，母貓就會變心，不哺兒子的乳了，甚至將牠們喫掉。我呢，則無論屬何的孩子們，一概屏絕參觀。為的我看見牠們玩弄蟬和蜻蜓時，往往將腿兒翅兒玩脫。柔弱的小貓，那裏禁得住這樣的玩弄？

小貓一天天的長大起來了。我上樓看時，總見牠們在母貓腹下，並著頭安安穩穩飲乳，聽見有人進來；便迅速的從腹下鑽出小頭，豎起耳朵，睜開鈴般的眼晴，向你望着，發出呼呼的吼聲。牠們忘記了自己的渺小，有時竟像小豹似的，向我直撲過來，然而總教我喜悅。不到一個月，母貓漸帶牠們下樓，滿院裏奔跑跳擲，十分活潑。這時我對於小孩子的戒嚴令已經解除。牠們便和小貓做了極相得的伴侶。

只是有一天，小外甥告訴我，小貓身上有許多跳蚤。我提過一隻來，翻過腹部看時，

果然有許多蚤在淺毛裏游行。我覺得這樣於小貓是極有害的，須得替牠們滅除。恍惚記得小時在塾中讀書時，聽先生說過一個除蚤法，不免要試一試。

我打開積年不動的衣箱，找出許多藏在皮衣中間的樟腦丸，將他搗成細末，將小貓提過一隻來用粉未撒在牠毛上然後用手輕輕搓揉。小貓聞樟腦的氣味，似乎很不舒服，便掙扎的想從我手中脫去。但被我用手按住，動彈不得。法子果然靈驗，那些跳蚤初則一齊向頭足等處亂鑽，繼則紛紛由貓身跌落地上，積了薄薄的一層，恰似芝蔴一般。替這隻貓滅過蚤後，便照樣的收那一隻。在試驗一種方法的成功快感之下，我將母貓捉來也用樟腦粉未撒上，黑緞也像他的孩子們，顯出不舒服而囁嚅的神氣。我輕輕的用手摩撫牠，並說『黑緞呵，這是為你的好，你聽我的話呵！』黑緞到底是大貓；較有靈性，他似乎懂得我的意思，俯首貼耳的伏着不動，隨我擺佈。但顯然是出於勉強的，他終于不能忍受樟腦猛烈的氣味，乘我一鬆手便爬起來跑了。

第二天早晨我從牀上醒來，聽見大姊和女僕黃媽在院中說話：

『怎麼會都死了的，昨天還好好的呢，』大姊問。

『昨夜我聽見牠們在佛堂裏發瘋似的叫和跑，今天便都死了，想樟腦氣味薰的罷。』

我來不及扣鈕子披了衣拖着鞋便趕出屏門，問什麼東西死了。

『你的小貓！』姊姊指着地上直僵僵的兩個小屍體，

我發了呆了，望着地上，半天不能說話，……

至於母貓呢？自晨至夕總也不會回來，小外甥說：昨天下午看見牠在隔溪田隴上伏着在嘔吐，——過去看時牠早從草裏一鑽，溜得無影踪了。——又過了兩天了。牠還不會回來，家人擬議說，定然也死了，我心裏充滿了惋惜和悔恨，但也頗祝望這擬議之為事實。如見牠還不會死，有朝更回家，看見這寂寂的小，空空的搖籃，牠的小心靈可是怎樣的悲哀呵！

小詩五首 小病中作。

半農

一 若說吻味是苦的，

過後思量總有些甜味罷。

二

看着院子裏的牽牛花漸漸的凋殘，就想到它盛開時的弄哀了。

三

口裏嚙着「愛情」的是少年人，能懂得愛情的該是中年罷。

四

最懊惱的是兩次萬里的海程，

當初昏昏的過去了，
現在化做了生平最美的夢。

五

又吹到了北京的大風，
又要看雙十的彩燈而我苦笑了。

一九二五，一〇，九，北京。

說「茶燈」

湯鍾瑤

因為采茶戲的事，便想到茶燈去了。這
時，彷彿是在青油神燈的憧憬之下，看見了臘
葉梅花錯雜着插在量穀桶中的景象。

在先前，大約是我五六歲之間罷。彼時社
會上的景象，似乎與現時很不對，即從老人家
一輩子的口裏，——真是幾經滄桑的老人家物
咧！——都感到異樣。他們常常說先前米是怎
樣的賤，肉是怎樣的便宜，十個制錢一雙的草
鞋，還有一切等等，都比現時好；總而言之，
統而言之，世情是日見日壞下去了。即如要茶
燈一事，就比現時雄得多。果然，最近十四五
年來，除了五年在外不算，居家時竟不曾看過
茶燈了。大抵世情真的日見艱苦了罷。於是我
便追思幼年時所看的茶燈。

彼時，一個晚上，「花鑼鼓」咚咚地來到
門前。最先演的是「龍燈」，次即「讚土地」，
一位扮着龍鐘老態的白鬍子先生，將馬褂翻
穿，裏子在外，一手拿着根龍頭杖，一手拿着

把破蒲扇，站在門外。屋裏有個人問這樣的
話：

「甲子乙丑海中金，門前狗吠是何人？」
扮土地的便答說：

「丙寅丁卯爐中火，土地老子就是我。」
後面的話，我全忘却了。但如此的問答幾
句，終于白鬍子的土地三脚兩步跳進廳裏去，
高聲唱着吉利的讚美詞，其間雜以咚咚咚咚
咚咚的鑼鼓聲。土地唱時，又和以胡琴與笛，
還有數人為之幫腔。

土地讚完了，接着便是茶燈進來。
這茶燈是兩個或者四個六個的青年男子扮
作茶娘，手裏提着紙紮的花花綠綠的茶燈。一
個男子扮作老媽；另兩個扮作丑角，（鄉人祇
稱之為丑角，找不出別的名字），一個背着一
根秤，一個拿着一個珠算盤。這三位都畫着
「三花臉譜」，正如舊戲中的小花臉一樣。

但是有時有坐車的和騎馬的茶娘子。坐車
的後面，有個扮作車夫的丑角，假的車上又紮
個假的小脚，便是所謂三寸金蓮者也，骨子裏
茶娘子還是運用「他」的大脚行走。騎馬的便是
前腰縛着紙紮的馬的前半身，後腰縛着馬的後
半身，一拐一拐的假裝似乎騎在馬上一樣。

它門都唱着茶歌，也和以琴與笛，雜以鑼
鼓為節奏，也有許多人幫腔，丑角們又雜以談
諧的言詞與舉動

這茶歌，說 慚愧，彼時我真渺小之至，

全然不知他們唱些「啥里」東西。雖然到後來
也聽得小侶伴們唱過，但不知是薰染了精神先
生的鄙棄俚詞的毛病不是，偏生不大注意茶歌
一類的東西：彼時的工夫，多消失在「子曰學
而」的勝業去了。然而還記得茶歌的開頭是
「正月采茶是新年咯……」一句。

在鄉間，茶燈的遊戲，是新年正月頂好的
消遣法。萍鄉有個俗諺，說：
「過了正月半，點火燒田岸。」
男人進學堂，女人端繡箱。」
意思便是過了正月十五，男女都要忙碌於
自己的事業了，正月十五以前，便為任意娛樂
的時節，雖然打牌，紮寶，「滴三滿」，都無
所忌。

遊戲與工作，在人生的生活上，本來是同
等的需要。牠是生活上的調劑品，可以使人類
不致感到生活上的枯寂，苦悶，而且能夠發展
一種近乎藝術性質的娛樂。在鄉間農工商賈之
輩，終年勞頓於自己的職業，得此閒暇作「妙
趣橫生的消遣法，或者以之裝點下子太平景
象，我想這總可算得是頂上的「國粹」了罷。可
惜高雅的國粹專家，不肯屈尊，來光顧這俚俗
的茶燈之研究，他們祇想出入于三妾六房之
帳，吟哦乎綱常名教之邦，而且或者做個吞雲
吐霧之鬼罷了。

十四五年來不見的茶燈，而今不知還能有

否。但鄉間的老人們，常常感到世情已經日見壞下去了，生活上受着許多窘迫，想來也無甚閑情裝點這太平景象。這正應該說句「國粹淪亡」的話了罷。

我希望我們故鄉的與我同輩者趕緊廣續牠起來。

再來做個小小的搭題如下：

有位江西老表賀揚靈者永新縣人氏也，他在九月十七日的晨副上也談及花鼓戲，說到取名采茶的來因。他所說的這種澆風薄俗，頗與我們鄉間所謂的「打青山」相似。但我的故鄉，雖然也有這般好色如好德者的風流韻事，却是極少極少，並不成一種男女相悅，借題期會的風景。大抵賀君也是就少數而言罷，不然，它的貴縣的縉紳先生，面子上過不下去，便也會師出有名，對於它下攻擊。

賀君所說的「摘茶子」一歌，其中「哈哈嘿」之腔，頗似我們那邊的「客家調」。但客家調似乎無「茶子打花」等句。因此我又想到鄉間出茶燈時所唱的茶歌，但這歌也確無「哈哈嘿」之腔。雖然歌詞全忘了，但調子却未嘗去懷，大有餘音繞梁十五年之概。

劉太或者是劉海之誤罷，但我們那邊有個劉海釣蟾的故事，不知是否與所樵的漢子為一人也。在我們那邊的老屋場裏，從屋簷上可以

看到泥作的劉海，坦腹張口地大笑，釣着一隻蟾茶。或者在人家的壁畫上，也可以看到這位劉大哥。磨坊產子，張三打鳥，（大抵是上山打鳥的訛音？）等戲也有。想來戲中情節的相差也不大遠罷。

說到茶花，却把我小時的往事，都一幕一幕地重溫一次。人生不能預想未來的境界，想亦未必得中，却往往在百無聊奈的時候，去追懷往事。這也是一種又欣愉，又惆悵的情景。

茶子樹大抵在舊曆二月初間便開花。漫山遍野的白茶花，那時蜂蝶尙是體弱怯寒不敢小露風頭之際，一到朝曦初上的早晨，白茶花萼所含的蜜汁頗富。我們便摘一根「綠桔」莖，這植物的小莖，去其心，便是根空管。將這小管兒，套進茶花萼裏去，一端套在嘴裏，呼盧呼盧的吃着茶花蜜。如此樣兒，一朵一朵的吃去。現在回憶起來，還覺口裏有些甜味。

我們那邊普通所吃的茶油，便是這種樹所結的茶子榨出來的。正如賀君所說每年當寒露霜降之時，茶子便下山了。大江以北，不知有這茶子樹否。但千萬不要以為牠是做茶葉的小茶樹，那是另一種，與此不同。

不吃茶花蜜，也快十一年了，真所謂「鳥飛兔走不相見，人事依稀速如電」。我總覺得兒童時代，過的太快。現時看到活潑潑地小孩們，使我羨煞。

好，夠了夠了。這搭題做得不小，幾乎怕要成爲尾大不掉，而且話也說出岔了。趕緊懸崖勒馬；這一勒，收住了韁，就且暫止于斯。

偉大的畫家

采真

我看一個偉大的畫家，不住地在他廣大的畫室內作畫。

他底畫室裏佈置着聳立的高山，蜿蜒的河流，綠縹的莊田，同葱蘢的樹木。在這青山綠野中間，更有白羽的鴿子夷猶地上下翻飛。他還嫌不美麗。他要在廣大無垠的圍牆及圓頂上日裏畫上一些圖畫。

清晨在人尙未從夢中醒覺底時候，他已開始工作。在東邊底牆上先塗上一層淡薄的灰色，隨後使這層灰色漸漸地褪去，又畫上一束一束底玫瑰花。後來將這一束一束底玫瑰花放大，再去看，好似展開紅翅底大鵬，躍躍然想從東邊飛騰。移時又將大鵬擦去，僅剩下一縷一縷底紅絲，在無邊底藍海中飄搖，浮泛。他時時在修改，潤色；他沒有完工，也沒有失望，他不希求什麼讚賞與批評，他祇願作他自己底畫。有時他一怒將畫都抹擦下去，但是興來了，又隨他底本性開始作畫。

在下午底時候，太陽漸漸西沉。他在畫室底圓頂上塗了一片一片底白鱗，排列得非常整飭。他像兒童在地上用種種玩具擺佈行陣一

般，使這一片片底白鱗分成隊伍，各嚴肅地對峙。不久他不耐煩了，又多塗上些黃色，烘成了一峯峯的高山及嵯峨的削壁。山底旁邊彷彿是空濛的大海，有幾葉扁舟在海上遨遊。他又嫌這風景大不牛動了，於是重加修改，這一峯峯的高山及嵯峨的削壁都變成奇形怪狀底野獸，在空曠的場地中奔馳，有些如生龍活虎，昂頭豎尾地躍動。他這樣作畫不求什麼成功，只是任着性情隨畫隨改，隨改隨搽。畫成一椿奇麗的景物，他一點也不自驕，搽去了他也沒什麼顧惜。這樣的工作便是他底享樂。

在薄暮蒼茫底時候，他將畫室圓頂搽得非常潔淨。待到月姑娘從松林背後悄悄地窺視時，他爲她畫就一身一身底彩衣，等她出來到處都可以穿上。他又烘了許多濃墨，一層一層底顏色深淺相間，看去好似游蕩的青煙，其層出不窮，又好似翻騰澎湃的海浪。他意思是叫月姑娘前來看他底圖畫。不承望月姑娘緊緊湊前，便被蒙在煙浪當中，再也掙扎不出。他可着急了！遂遣清風使者拿着他底大毛刷將煙浪搽去，一霎時玉宇清明，月姑娘向他嫣然一笑，表示非常感激。他又爲她畫了千變萬化的小幅圖畫，使她看不勝看。這時萬物都爲死一般底沉寂包圍，一聲也不作響。人們都到黑甜鄉去，沒有一個理會這位畫家。只有松林旁底清溪算是了解他，將一幅一幅底圖畫深深地印

入心底。就是月姑娘家去底時候，他一點也不覺得惘然，仍是不慌不忙地作他底畫。在這廣大而靜默的畫室中，他坦然獨往獨來，獨畫獨賞。他這般不息地工作便是他自己底享樂。

七，二十五，

傳說中之鼓樓後的巨鐘

于成澤

夏日裏鼓樓後的景色，差不多全部都變了。堆積煤灰穢土的廣場，都已掃除乾淨；在平地上立了一周短小的欄杆，欄杆上纏繞着多少道鐵絲，防備遊人不從正路進去。那裏面便是一個新建的小規模的運動場。浪木，鞦韆架，木馬，等等排設了一大片。

我是不常到鼓樓後去的，然而未想到使在這不常去的所在，聽見了一個未嘗聽見的傳說。

今天晚飯後，夕陽還未墜落西山背面去，我乘興到鼓樓去看看新改的通俗教育館設備如何。從喧鬧的樓前，轉到稍微寂靜的樓後。除了運動場裏孩子們的叫喊外，我便注意到樓後垣門側的巨鐘。

那是不知從何處搬運來的。斑斕的青銅，鑄就了一丈三四尺的高度。我立在那下面，頭只及她的身半，撫摩了半晌，深深地讚美這口鐘的偉大！

身邊立着一位白鬚的老頭，他和我攀談起

來，告訴了這口鐘的歷史。

他說：這鐘是明朝鑄的。在修鑄的時刻，鐘匠費了若干的心血，也不能將青銅鑄鑄成形。官家所限交鐘的期限快到了，他憂慮得至於寢食俱廢。

女兒曉得這件事情，要求父親帶她去看鑄鐘，父親起初不允，以後女兒懇懇地請求，鐘匠才將她帶到鑄鐘廠去。

這口鐘的確是難鑄——鐘匠費了半天的躊躇和試探，仍然不能成功！他憂傷了，痴立而長嘆，女兒就在這個時間投身跳進鑄鐘的鍋爐裏去。父親撲上前去拉她，扯住她的腳，又滑脫了，只剩她的鞋遺留在手中。

經過這番的犧牲，鐘匠居然將鐘鑄成了。一共有兩口：一口是置在鐘樓上的，每逢敲打起來，她的餘音常是帶著『鞋……鞋……』的聲調的——據說那是女兒向他父親要鞋；一口是置在娘娘廟——給鑄鐘的的女兒修的廟——的便是移在鼓樓後的這一口。

我總以爲白鬚老頭的話是誕誕的，不過看看鐘的浮面，果然有『大明永樂某年某月吉日製』的字樣，回來問了幾位北京當地人，也說有這樣的傳說的。

那末這種傳說，自然是民間流傳的，無須多作考證，不過我希望能在日內找到這個娘娘廟，看看她的碑文，以便多添一個憑據。

九月十日。